抵制特色黑帮的冬奥会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解放

抵制特色黑帮的冬奥会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解放

February 05, 2022

抵制特色黑帮的冬奥会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解放

在农历虎年初一特色男足一比三不敌越南队之后不久，特色冬奥会又于立春这一天在北京开幕了。特色黑帮说这届冬奥会的主题口号是“一起向未来”，仿佛他们要和受到他们盘剥的工人阶级一起走向光明的未来。在口号的英文翻译，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中，这种洗脑意图表达得更明确，说这个未来是共享的未来。在开幕式上播放的视频中，还有工人在工作间隙中模仿冬奥会运动员动作的影像。这当然都是精致的欺骗。只要特色黑帮还没有被推翻，这样的欺骗就会在中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这样的欺骗就难以在人间绝迹。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那个时期，于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办了首届奥运会，于1924年举办了首届冬奥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和《帝国主义论》中曾经分析过食利者体育兴起的现象。列宁的基本看法是，由于帝国主义从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利息和地租，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食利者阶级和工人贵族，他们热衷于带有鲜明财阀色彩的体育运动项目。列宁摘录了《不列颠帝国主义》一书中许多体育相关的描述和分析，有三个观点对理解今天的情况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第一个观点是食利者会排挤帝国主义国内的工业生产，将经济结构改造得适合食利者从事休闲享受和体育竞技，于是从事生产的工人比重将下降。（《列宁全集》第五十四卷，第505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二个观点是，生产工人比重下降，垄断资产阶级以享受和体育为生活的一切，需要有巨额海外利润的支持，否则将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险。（同上，第507页）第三个观点是，工人中将出现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阶层，一方面加入体育团体，另一方面成为体育赛事的狂热观众。（同上，以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从第一个观点出发来观察特色经济，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经济中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体育休闲部门，例如特色黑帮为了配合冬奥会举办而着力扶持的所谓“冰雪经济”。这一个部分能够给相应产业，比如滑雪场的资本家带来利润，从这些资本家的角度看来这些行业是生产性的。但这样的行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非生产性的，需要消耗生产性部门积累的物质财富。第二个结果是，许多竞技体育的俱乐部是与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企业结合在一起，而这些依靠地租和利息的部门本身就是非生产性的。总的来说，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中国食利者的个人消费将降低生产工人在雇佣劳动者中的比例。如果没有足够海外利润的汇入，那么中国工人将遭受更加严重的剥削。

从第二个观点来观察特色经济，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观点发生分歧。老田在特色男足惨败越南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说明中国男足的问题在于半外围国家的精英缺乏扎实专注于高投入低产

出项目的精神，只有系统性的经济社会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男足不断下滑的趋势。此论的前提是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半外围国家，而足球这样的项目与芯片类似，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搞好。这里隐含的民族主义工业党倾向，我们不能赞同。即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特色男足拿了世界杯的冠军，中国工人阶级也仍然将是雇佣奴隶，多数工人仍然难以获得进行体育锻炼的场地和时间。其分析也与两个基本事实相悖。一是特色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如果用中国精英缺乏扎实精神来解释足球的失败，那么许多体育领域里特色黑帮的成功就难以解释。二是许多半外围国家足球项目成绩不俗，例如阿根廷是足球强国。前社会主义国家塞尔维亚，也已经在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力压同组拥有c罗的葡萄牙出线。和塞尔维亚同属原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也同样在欧洲出线了。总不能说这些国家的精英就有出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吧。前国足主力前锋郝海东流亡西班牙，住在自己万平庄园里宣布海外建国反对特色黑帮，说国民党是正统，特色黑帮是非法政府。这位坚定的自由派前锋的出发点和老田有类似之处，即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什么都搞不好。民族主义改良派卢克文明确不同意“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认为“你要拿中国工业圈跟中国娱乐圈比，那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虽然老田和郝海东的立场更激进一些，但卢克文的认识却更接近现实，既特色黑帮可能通过经济投入和组织调整，例如在青训上进行十年以上的持续性投入，而非政权更替，就可以实现其足球成绩的飞跃，达到类似英美日那样稳定参加世界杯正赛的帝国主义正常水平。这与特色黑帮所能支配的垄断利润和专制机构，并没有根本矛盾的地方。二十世纪西班牙的佛朗哥独裁政府就曾经以足球为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从1956年到1960年欧冠五连冠的纪录至今仍然没有被打破。真正埋葬特色黑帮的基本原因既不在自由派所认为的缺乏完善的资本主义，也不在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认为的半外围国家血管被切开的境地，而是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垄断资产阶级穷奢极欲，涸泽而渔，还要进行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对群众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组织的条件下，一定会引发革命。

从第三个观点来观察特色经济和社会结构，将得出很有政治教育意义的结论。竞技体育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激励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作用。例如马拉多纳，他依靠上帝之手在足球场上击败了在马岛战争中侵略了阿根廷的英格兰。在阿根廷国内他也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象征之一。但现代竞技体育，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比赛，因而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承担者之一，是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控制的重要手段。特色黑帮极其注意竞技体育在这些方面的功能，力图通过特色代表团的表现去虚化和抹杀国内的阶级斗争。所谓“一起向未来”的冬奥会口号，无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起的意义上去理解，还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起的意义上去理解，以及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一起的意义上去理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除了少数工人贵族，中国的绝大多数工人，被迫经常加班而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障，只有微薄的收入而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有机会去尝试价格不菲的冰雪运动来恢复自己的体力、发展自己的精神呢？如果工人阶级接受了黑帮那种诱导工人把自己和黑帮想象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甚至连获得一个走向解放的出发点都做不到。

工人阶级须对包括冬奥会在内的黑帮体育事业持一种积极抵制的态度，即不仅完全不接受黑帮利用竞技体育的成绩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还要尽力进行揭露，指出掩盖在统一民族话语下的尖锐阶级斗争，指出资产阶级的休闲体育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贫困之上，指出特色黑帮的竞技体育与剥夺工人的体育

锻炼权力同时进行。只有在体育方面进行了这样的揭露，而且在其它方面也进行了同样的揭露，工人阶级的意识发展才能起步。而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上，工人阶级将生产劳动与体育相结合去发展自己和社会的情况，才将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